全唐文/卷0432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全唐文

这是一个自动生成的页面，需要人工复查。复查后，请移除此模板。

張延賞

延賞，中書令嘉貞子。本名寶符，元宗取賞延於世之義改焉。特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忝軍。肅宗在鳳翔，拜監察御史，累擢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代宗朝拜御史大夫，歷淮南荊南劍南西川節度觀察使，尋加吏部尚書。貞元元年徵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薨，年六十一，贈太保，謚曰成肅。

南門記

崇高莫大於君，親嚴莫大於父。君有覆燾，父有訓育。逮於夷貊生知，禽獸性感，不俟教解也。而肖形之內，戾氣閑存，觸瑟生災，夢牛成患，何代不有，可勝言哉，賊出焚門，亦由是也。族滅門覆，為愚者鑒誡，所以書其所由來。其餘則詞存於左右壁矣。興元元年記。

張鎬

鎬字從周，博州人。天寶末拜左拾遺，歷侍御史。肅宗即位，擢諫議大夫，遷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封南陽郡公，罷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代宗初更封平原郡公，授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等使。廣德二年卒，

諫招撫史思明奏

思明凶豎，因逆竊位，兵強則眾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

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狡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八宿衛。

諫內置道場奏

臣聞天子修福，當在安養蒼生，靖一風化。未聞區區僧教，以致太平。伏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撓聖慮也。

請追諡常王傅吳兢奏

故常王傅吳兢，先朝史臣，曆踐中外，大行忠信，彰於朝野。伏以訓誡明旨，諡法攸遵。臣早歲服膺，備知名實相副，特乞聖恩，褒其嘉諡。

張鎰

鎰字季權，一字公度，蘇州人。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累遷殿中侍御史。乾元時遷屯田員外郎，大曆中出曆濠州壽州刺史，建中初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從德宗幸奉天。李楚琳作亂，鎰為所殺。贈太子太傅。

論奴仆告主疏

伏見趙縱為奴所告下獄，人皆震懼，未測靈情。貞觀二年，太宗謂侍臣曰：「比有奴告其主謀逆，此極弊法，特須禁斷。假令有謀反者，必不獨成，自有他人論之，豈藉其奴告也。」自今以後，奴告主者皆不受，盡令斬決。由是賤不得幹貴，下不得陵上，教化之本既正，悖亂之漸不生。為國之經，百代難改，欲全其事體，實在防微。頃者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愚賤之輩，悖慢成風，主反畏之。動遭誣告，充溢府縣，莫能斷決。建中元年五月二十八日詔曰： 「準鬥競律，諸奴婢告主，非謀叛已上者，同自首法，並準律處分。」自此奴婢複順，獄訴稍息。今趙縱非叛逆，奴實奸凶，奴在禁中，縱獨下獄，考之於法，或恐未正。將帥之功，莫大於子儀，人臣之位，莫大於尚父，歿身未幾，墳土僅乾，兩婿先已當辜，趙縱今又下獄。設令縱實抵法，所告非奴，才經數月，連罪三婿。錄勳念舊，猶或可容，況在章程，本宜宥免。陛下方誅群賊，大用武臣，雖見寵於當時，恐息望於他日。太宗之令典尚在，陛下之明詔始行，一朝偕違，不與眾守，於教化恐失，於刑法恐煩，所益悉無，所傷至廣。臣非私趙縱，非惡此奴，叨居股肱，職在匡弼。斯是大體，敢不極言，伏乞聖慈，納臣愚懇。

與吐蕃盟文

唐有天下，恢奄禹跡，舟車所至，莫不率俾。以累聖重光，卜年惟永，恢王者之丕業，被四海以聲教。與吐蕃讚普代為婚姻，因結鄰好，安危同體。甥舅之國，將二百年，其間或因小忿，棄惠為讎，封疆騷然，靡有寧幾。皇帝踐祚，湣茲黎無，乃釋俘囚，悉歸蕃落。二國展禮，同茲協和，行人往複，累布成命，是必詐謀不起，兵革不用矣。彼猶以兩國之要求之永久。古有結盟，今請用之。國家務息邊人，外其故地，棄利蹈義，堅盟從約。今國家所守界：涇州西至彈箏峽西口，隴州西至清水縣，鳳州西至同父縣，暨劍南西山大渡河東，為漢界。蕃國守鎮在蘭渭原會，西使臨洮，又東至成州，抵劍南西界磨在些諸蠻大渡水西南，為蕃界。其兵馬鎮守之處，州縣見有居人，彼此兩邊見屬。漢諸蠻以今所分見住處依前為定，其黃河以北，從故新泉軍直北至大磧，南至賀蘭山駱蛇嶺為界，中閑悉為閑田。盟文所有不載者，蕃有兵馬處蕃守，漢有兵馬處漢守，不得侵越。其先未有兵馬處，不得雜置，並築城堡耕種。今二國將相，受辭而會，齋戒將事，告天地山川之神照臨，無得愆墜。其盟文藏於郊廟，副在有司，二國之誠，其永保之。

李至

至，肅宗時人。

諫貸死以流人使自效疏

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漢始入關，約法三章，殺人者死，不易之法也。按將軍去榮，以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挾怨殺縣令，有犯上之逆。或曰去榮善守，陝新下非去榮不可守。臣謂不然。李光弼守太原，程千里守上黨，許叔冀守靈昌，魯炅守南陽，賈賁守雍邱，張巡守睢陽，初無去榮，未聞賊能下也。以一能而免死，彼弧矢絕倫，劍術無前者，恃能犯上，何以止之？若赦去榮，誅將來，是法不一，而招罪人也。惜一去榮，殺十去榮之材，其傷蓋多，彼逆亂之人，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乎？亂富平而治於陝乎？悖縣令能不悖於君乎？律令者，太宗之律令。陛下不可以一士小材，廢祖宗大法。

鄭叔清

叔清，至德中官侍御史江淮東西淮南道宣諭使。

鬻爵條格奏

承前諸使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願穩便，據條格擬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如納錢，請準敕回授餘人，並情願還俗授官勳邑號等亦聽。如無人回授，及不願還俗者，準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回與近親。又準敕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慎行，鄉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準元敕處分；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並勳階號及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準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複；如於敕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曆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上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

韓潁

潁，乾元元年知司天台事。

請定五官正朝冠奏

五官正奉敕創置，其官職配五方，上稽五緯。臣請冠上加一星珠，衣從本方正色。每至元日冬至朔望朝會及諸大禮，即服以朝見，仍望永為恒式。

劉源

源，彭城人，永泰元年為侍御史，累擢夏州節度使。

請置銀川監牧奏

自太和七年十一月一日，於銀川置監城收管群牧，今計孳生馬七千餘匹。今饒，州南界

有空閑地，周回二百餘裏，四面懸絕，賊路不通，隻置三五十人，守其要害，即牧放無虞。是臣當管界內，並非百姓佃食，請割隸監司，久遠之計。

劉寬

寬，夏州節度使源弟。官侍御史。

諫中官打人表

臣某言：臣生逢昌運，謬列班行。官為御史，職在舉事。齒發始壯，名藉已至。在臣至微，誠為多幸。所以愛惜朝廷宗廟之意，與元老大臣不殊。臣昨遇郊禋，得陪盛禮，見執事者說陛下饗獻太廟，至穆宗皇帝第九室，跪起嗚咽，感動神人。臣不覺涕淚，知陛下孝德可以化天下矣。又至圜丘，睹陛下升降嚴恭之禮，不覺手足舞蹈，知陛下誠敬可以達神明矣。如響者數事，非根於生知，稟於天授，固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推是而論，則三皇之德必可侔，五帝這業不足跂。洎車駕即路，臣實先馳。至丹鳳門南，禮物備具，忽聞傳說云：適有白身數十人，於金雞竿下，奪囚崔發，亂打致死。有司救止，力不能禁，兵仗紛紜，僅以格戰，瓦礫交下，傍中朝臣，不勝驚痛。蓋惜其無知，毀損聖德也如此。崔發為縣令，有事當之罪，抵朝廷之法，有不赦之科，斷自宸衷，寘諸刑典，則可矣。豈得下人肆意，騁憾一時，紊亂綱紀，幾失國體豈可使縱恣漸隳也？儻陛下欲杜將來之萌，絕偏黨之說，俾罪人斯得，正是刑名，則太平之業日益崇矣。臣又以為今日構扇人數至多，若盡加誅，恐非中典；苟舍而不問，實蠹大猷。以臣愚見，莫如敕左右軍使尋求首謀者一二十輩，下明詔以示海內，知人臣無專殺之文，乘閑之謀，不敢萌貯，庶無私之德，與日月盡明。又伏聆今日赦書，求理至切，令諫臣論事，遣憲吏執法，乘輿服禦，誌在抑損，又以見陛下遵禹湯之旨，同堯舜之求。臣為耳目，若有所聞，而不上啟，是臣負陛下之深也。焉敢不言？不勝屢屢懇切之至！

僕固懷恩

懷恩，鐵勒部人，世襲都督。天寶中加左領軍大將軍，從郭子儀、李光弼、廣平王破賊，前後皆立殊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封豐國公。乾元二年進封大寧郡王，加工部尚書。代宗即位，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授河北副元帥、尚書左僕兼中書令、靈州大都督府長史、單于鎮北大都護、朔方節度使，加太子少師，充朔方都知兵馬使同節度副大使。廣德改元，冊勳拜太保，仍賜錢券，名藏太廟，畫像淩煙閣。辛雲京與懷恩有隙，奏其

反狀。懷恩令子瑒率眾攻雲京，進圍榆次。朝廷以郭子儀代懷思，子儀至河中，懷恩率麾下數百騎渡河，北走靈武，嘯聚亡命。上念其勳舊，遙授太師兼中書令大寧王。永泰元年，懷恩紀合諸番，南犯京師，至鳴沙縣病甚，還死靈武。部曲焚其尸以葬。

陳情書

廣德元年八月二十三日，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令朔方節度副大使河北副元帥上柱國大寧郡王臣懷恩，刺肝瀝血，謹頓首頓首，上書寶應聖文神武皇帝陛下。臣家本蕃夷，代居邊塞，爰自祖父，早沐國恩。臣年未弱冠，即蒙上皇驅策，出入生死，竭力疆場，叨承先帝報功時年已授特進。洎乎祿山作亂，大振王師，臣累任偏裨，決死靖難，上以安社稷，下以拯生靈，仗皇天之威神，滅狂胡之醜類。無何，思明繼逆，又據東周，宸極不安，海內騰沸。臣謬承大行皇帝委任，授以兵權，誓雪國讎，以匡時難。闔門忠烈，咸願殺身，野戰攻城，皆先士卒。兄弟死於陣敵，子侄沒於軍前，九族之親，十不存一，縱有在者，瘡痍遍身。況陸下潛龍之時，親統師旅，臣忝事麾下，陛下悉臣愚誠。大行皇帝未捐宮館之時，臣頻立微效，累沾官賞，遂被輔國等讒害，幾至破家，便奪兵權，逾年宿衛。臣雖內省無疚，終懼讒佞傾危，以日繼時，命懸秋葉至將歸骨泉壤，永謝明時。幸遇陛下龍躍天衢，繼纘鴻業，知臣負謗，察臣丹心，遂開獨見之明，杜絕眾多之口，特拔臣於汧、隴，再任臣於朔方。誠謂遊魂返骸枯骨再肉，使臣得竭駑蹇之力，效錐刀之功，上答陛下再造這恩，下展微臣犬馬之誌。

去年秋末，回紇仗義而來，士庶不知，悉皆驚駭。陛下以臣與其姻婭，令至太原祗迎，一切事宜，許臣逐便處置。遂與可汗計議，分道用兵，克複洛陽，平蕩幽、薊，惟有神策兵馬，頓軍獨住陳留。可汗時在洛陽，即被朝恩猜阻，要為流議，已失蕃情。臣自平賊卻回，天恩又令餞送，臣遂罄竭家產，為國周旋，發遣外蕃，貴圖上道。行至山北，被奉先雲京共生異見妄作，加諸閉城不出祗迎，仍令潛行竊盜，蕃夷怨怒，早欲相讎，臣遂彌縫，方得出界。及其祖餞事了，回至太原，臣忝跡鼎司，又承重寄，奉先、雲京曾無禮數，閉關不出相看。臣遂過汾州，休息士馬，凡經數日，不遺一介知聞。自以行事乖疏，恐臣先有論奏，遂乃構其謗讀，妄起異端，扇動軍城，以為設備。又臣從潞府過日，見抱玉祗迎回紇，庶事用心，懇稱家資，罄於公用，又與臣馬兼銀器四事，臣於回紇處得絹，便與抱玉二千匹，以充答贈。今被抱玉共相組織，將此往來，之貺，便為結托之私，貴在厚誣，務相傾奪。陛下不垂明察，采聽流言，欲令忠直之臣，枉陷讒邪之黨。臣實不欺天地，不負神明，夙夜三思，臣罪有六：往年同羅背叛，河曲騷然，經略數軍，兵團不解。臣不顧老母，走投靈州，先帝嘉臣忠誠，遂遣徵兵討叛，使得河曲

清泰，賊徒奔亡。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一也。臣男玢嚐被同羅虜將，蓋亦制不由已，旋即棄逆歸順，卻來投臣，臣斬之以令士眾。且臣不愛骨肉之重，而徇忠義之誠。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二也。臣有二女，俱聘遠蕃，為國和親，合從討難，致使賊徒殄滅，寰宇清平。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三也。臣及男瑒，不願危亡，身先行陣，父子效命，誌寧邦家。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四也。陛下委臣副元帥之權，令臣指麾河北，其新附節度使，皆握強兵，臣之撫綏，悉安反側，州縣既定，賦稅以時。是臣不忠於國，其罪五也。臣葉和回紇，戡定凶徒，天下削平，蕃夷歸國，使其永為鄰好。義著急難，萬姓安寧，幹戈止息，二聖山陵事畢，陛下忠孝兩全。是臣不忠於國，其罪六也。臣既負六罪，誠合萬誅，延頸轅門，以待斧鉞。過此以往，更無他違。陛下若以此誅臣，何異伍子胥存吳，卒浮屍於江上；大夫種霸越，終賜劍於稽山。唯當吞恨九泉，銜冤千古，複何訴哉！複何訴哉！且葵藿尚解仰陽，犬馬猶能戀主，臣忝恩至重，委任非輕，夙夜思奉天顏，豈暫心離魏闕，誠恐以忠獲罪，龜鏡不遙。頃者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天下忠義，從此生疑。況來瑱功業素高，人多所忌，不審聖衷獨斷，複為奸臣弄權。臣欲入朝，恐罹斯禍，諸道節度使皆懼，非臣獨敢如此。近聞追詔數人，並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又懼陛下損傷，豈唯是臣不忠，隻為回邪在側。且臣前後所奏駱，奉先詞情，非不摭實，陛下竟無處置，寵用彌深。皆由同類相從，致蒙蔽聖聰，人皆懼死，誰複敢言？臣義切君臣，誌憂社稷，若無極諫，有負聖朝，敢肆愚忠，以幹鼎鑊。況今西有犬戎背亂，東有吳越不庭，均、房群盜縱橫，鄜、坊稽胡草擾。陛下不思外禦，而乃內忌忠良，何以混一車書，而使梯航賮？天下至大，豈可暫輕。伏承四方敷奏之人，引對之時，陛下皆雲與驃騎商量，曾不委宰臣可否。或有稽留數月，不放歸還，遠近之心，轉加疑阻。且臣朔方將士，功效最高，為先帝中興主人，是陛下蒙塵故吏，曾不別加優獎，卻信嫉妒謗詞，子儀先已被猜，臣今又遭毀黷。弓藏鳥盡，兔死犬烹，臣昔謂非，今方知實。且臣息軍汾上，關鍵大開，牧馬放羊，曾無守備，分兵數郡，貴免般糧勸課農桑，務安黎庶，有何狀跡，而涉異端？陛下必信矯詞，何殊指鹿為馬？陛下儻斥逐邪佞，親附忠良，蠲削狐疑，敷陳政化，使君臣無二，天下歸心，則窺邊之戎，不足為患，梗命之寇，將複何憂，偃武修文，其則不遠。陛下若不納愚懇，且貴因循，臣實不敢保家，陛下豈能安國？忠言利行，良藥愈病，伏惟陛下圖之。臣今戎事已安，糧儲且繼，深願一至闕下，披露心肝，再睹聖顏，萬死無恨。臣欲公然進發，慮恐將士留連，臣今便托巡晉、絳等州，於彼遷延且住，謹遣押衙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張休臧先進書兼口奏事。伏惟陛下覽臣此書，知臣誠懇，特垂聖斷，勿議近臣，待臣如初，浮謗不入，臣當死節王命，誓酬國恩。仍請遣一介專使，至絳州問臣，臣即便與同行，冀獲蹈舞軒陛。鄙臣愚慮，不顧死亡，輕觸天威，戰汗無地。

張懷瓘

懷瓘，海陵人，開元中官鄂州司馬翰林院供奉。

書斷序

昔庖犧氏畫卦以立象，軒轅氏造字以設教，至於堯舜之世，則煥乎有文章。其後盛於商周，備夫秦漢，固夫所由遠矣。文章之為用，必假乎書。書之為徵，期合乎道，故能發揮文者，莫近乎書。若乃思賢哲於千載，覽陳蹟於縑簡，謀猷在覿，作事粲然，言察深衷，使百代無隱，斯可尚也。及夫身處一方，舍情萬里，標拔志氣，黼藻精靈，披封睹蹟，欣如會面，又可樂也。爾其初之為也，蓋因象以曈曨，眇不知其變化，範圍無體，應會無方，考沖末以立形，齊萬殊而一貫。合冥契，吸至精，資運動於風神，頤浩然於潤色，爾其終之彰也。流芳液於筆端，忽飛騰而光赫，或體殊而勢接，若雙樹之交葉，或區分而氣運，似兩井之通泉，庥蔭相扶，津澤潛應，離而不絕。曳獨繭之絲，卓爾孤標，竦危峰之石。龍騰鳳翥，若飛若驚，電烻霩　，離披爛熳，翕如雲布，曳若星流，朱焰綠烟，乍合乍散，飄風驟雨，雷怒霆激，呼吁可駭也。信足以張皇當世，軌範後人矣。

至若磔髦竦骨，裨短截長，有似夫忠臣抗直，補過匡主之節也，矩折規轉，卻密就疏，有似夫孝子承順，慎終思遠之心也。耀質含章，或柔或剛，有似夫哲人行藏，知進知退之行也。固其發跡多端，觸變成態，或分鋒各讓，或合勢交侵，亦猶五常與五行，雖相剋而相生，亦相反而相成，豈物類之能象賢，實則微妙而難名。《詩》云：「鐘鼓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是之謂也。使夫觀者玩跡探情，循由察變，運思無已，不知其然，瓌寶盈矚，坐起東山之府，明珠曜掌，頓傾南海之資。雖比跡以緘，而遺情未盡。心存目想，欲罷不能，非夫妙之至者，何以及此。且其學者，察彼規模，采其玄妙，技由心付，暗以目成。或筆下始思，困於鈍滯，或不思而製，敗於脫略，心不能授之於手，手不能受之於心，雖自己而可求，終杳茫而無獲，又可怪矣。及乎意與靈通，筆與冥運，神將化合，變出無方，雖龍伯挈鼇之勇，不能量其力，雄圖應籙之地，不能抑其高。幽思入於毫閒，逸氣彌於宇內，鬼出神入，追虛補微，則非言象筌蹄，所能存亡也。

夫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固不可待才曜識，以為率爾可知也。且知之不易，得知有難，千有餘年，數人而已。昔之評者，或以今不逮古，質於醜妍，推察疵暇，妄增羽翼，自我相物，求諸合已，悉為鑒不圓通也。亦由蒼黃者唱首，冥昧者繼一作「唱」

聲，風議混然，罕詳孰是，及兼論文字始祖，各執異端，臆說蜂飛，竟無稽古，蓋眩如也。懷瓘質蔽愚蒙，識非通敏，承先人之遺訓，或紀錄萬一，輒欲芟夷浮議，揚搉古今，拔狐疑之根，解分挐之節，考窮乖謬，敢無隱於昔賢，探索幽微，庶不欺於玄匠。

爰自黃帝、史籀、蒼頡，迄於皇朝黃門侍郎盧藏用，凡三千二百餘年。書有十體源流，學有三品優劣。今敘其源流之異，著十贊一論，較其優劣之差，為神妙能三品，人為一傳，亦有隨事附者，通為一評，就其臧否，分成上中下三卷，名曰《書斷》，其目錄如此，庶儒流君子之小學亦務焉。

文字論

論曰：文字者，總而為言。若分而為義，則文者祖父，字者子孫。察其物形，得其文理，故謂之曰文；母子相生，孳乳寖多，因名之為字。題於竹帛，則目之曰書。文也者，其道煥焉。日月星辰，天之文也；五嶽四瀆，地之文也；城闕朝儀，人之文也。字之與書，理亦歸一。因文為用，相須而成，名言諸無，宰制群有，何幽不貫，何遠不經，可謂事簡而應博。範圍宇宙，分別陰陽，川原高下之可居，土壤沃瘠之可植，是以八荒籍焉。綱紀人倫，顯明正體，君父尊嚴，而愛敬盡禮悵幼班別，而上下有序，是以大道行焉。闡墳典之大猷，成國家之盛業者，莫近乎書，其後能者，加之以元妙，故有翰墨之道生焉。世之賢達，莫能珍貴。

時有吏部蘇侍郎晉、兵部王員外翰，俱朝端英秀，詞場雄伯。王謂仆曰：「文章雖久遊翰墨近甚留意，若此妙事，古來少有知者。今擬討論之，欲造書賦，兼與公作《書斷》後序。王僧虔雖有賦，王儉制其序，殊不足動人，如陸平原《文賦》，實為名作，若不造極境，無由伏後世人心。不知書之深意，與文若為差別，雖未窮其精微，粗欲知其梗概，公試為薄言之。」仆答曰：「深識書者惟觀神采，不見字形。若精意元覽，則物無遺照，何有不通？」王曰：「幸為言之。」仆曰： 「文則數言乃成其意，書則一字已見其心，可謂得簡易之道。欲知其妙，初觀莫測，久視彌珍，雖書已緘藏，而心追目極，情猶眷眷者，足為妙矣。然須考共發意所由，從心者為上，從眼者為下。先其草創立體，後其因循著名，雖功用多而有聲，終天性少而無象。同乎糟粕，其味可知。不由靈台，必乏神氣。其形悴者，其心不長，狀貌顯而易明，風神隱而難辨。有若賢才君子，立行立言，言則可知，行不可見。自非冥心元照，閉目深視，則識不盡矣。可以心契，非可言宣。」別經旬月後見，乃有愧色。云：「書道亦太元微，翰與蘇侍郎初並輕忽之，以為賦不足言者。今始知也，極難下語，不比於文賦，書道尤廣。雖沉思多日，言不盡意，

竟不能成。」仆謂曰：「員外用心尚疏，在萬事皆有細微之理，而況乎書。凡展臂曰尋，倍尋曰常，人間無不盡解。若智者出乎尋常之外，入乎幽隱之閑，追虛捕微，探奇掇妙，人縱思之，則盡不能解。用心精粗之異，有過於是。心若不有異照，口必不能異言，況有異能之事乎！請以此理推之。」後見蘇云：「逝與王員外相見，知不作賦也。詩云：‘引喻少語不能盡，會通之識更共觀。’張所商搉先賢書處，看見所品藻優劣，二人平章，遂能觸類比興，意且無限，言之無涯。古昔已來，未之見也。若其為賦，應不足難。」蘇且說因謂仆曰：「看公於書道無所不通，自運筆固合空於精妙，何謂鍾、王？頃爾遼闊，公且自評書至何境界？與誰等倫？仆答曰： 「天地無全功，萬物無全用，妙理何可備該，常歎書不盡言。仆雖知之於言，古人得之於書，且知者博於聞見，或可能知；得者非假以天資，必不能得。是以知之與得，猶書之比言，俱有雲塵之懸，所令自評，敢違雅意。夫鍾、王真行，一古一今，各有自然天骨，有千里之跡，邈不可追。今之自然，可以比於虞、褚而已。其草諸賢未盡之得，唯張有道創意物象，近於自然，又精熟絕倫，是其長也。其書勢不斷絕，上下鉤連，雖然如鐵並集，若不能區別二家尊幼，混雜百年，檢探何知，是其短也。夫人識在賢名，用在斷割，不分涇渭，餘何足雲。仆今所制，不師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萬物之元精。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潤色，雖跡在塵壤，而誌出雲霄靈變無常，務於飛動。或若擒虎豹，有強梁挈攫之形，若執蛟螭，見蚴蟉盤旋之勢。探彼意象，入此規模，忽若電飛，忽疑星墜。氣勢生乎流便，精魄出乎鋒芒，如觀之欲其駭目驚心，肅然如可畏也。數百年內，方擬獨步其閑，自評若斯，仆未審如何也？蘇笑曰：「令公自評，何乃自飭，文雖矜耀，理亦兼通。達人不已私，盛德變微損。」

其後仆賦成，往呈之，遇褚恩光、萬希莊、包融並會。眾讀賦訖，多有賞激。蘇謂三子曰：「晉及員外俱造書賦，曆旬不成，今此觀之，固非思慮所際也。」萬謂仆曰：「文興書，被公與陸機已把斷也。世應無敢為賦者。蘇曰：「此事必然也。」包曰：「知音看文章，所貴言得失，其何為競悅耳而諛麵？此賦雖能，豈得書善？無今而乏古，論書道則妍華有餘，考賦體則風雅不足，才可共梁已下來並轡，未得將宋已上齊驅，此議如保？」褚曰：「誠如所評，賦非不能，然於張當分之中，乃小小者耳。其《書斷》三卷，實為妙絕，猶蓬山滄海，吐納風雲，禽獸魚龍，於何不有。見者莫不心醉，後學得漁獵其中，實不朽之盛事。

二王書錄

夫翰墨之妙，多以身後騰聲，二王之書，當世見貴。獻之嘗與簡文帝十許紙，題最後云：

「下官此書甚合作，願聊存之。」此書為桓元所寶，元愛重二王，不能釋手，乃撰縑素及紙書正行之尤美者，各為一帙，嚢置左右。及南奔，雖甚狼狽，猶以自隨。將敗，並投於江。晉代裝書，真草渾雜，背紙皺起。蔚宗裝持，微為小勝。宋孝武又使徐爰持獲十紙為一卷，明帝料閱舊，並遣使三吳，鳩集散逸，詔虞和、巢尚之、徐希秀、孫奉伯等更加編次，鹹以二文為度。二王縑素書珊瑚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紙書金軸二帙二十四卷，又紙書玳瑁軸五帙五十卷，並金題玉變織成帶。又扇書二卷，又紙書飛白章草二帙十五卷，並旃檀軸。又紙書戲字一帙十二卷，並書之冠冕也。自此以下，別有三品書凡五十二帙五百二十卷，並旃檀軸。其新購獲者，為六帙一百二十卷。既經喪亂，各所遺失，齊高帝朝書府古跡，唯有十二帙，以示王僧虔。仍更就求散逸，僧虔以帙中所無者，得張芝、索靖、衛伯儒、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王導、王洽、王珣、張翼、桓元等十卷，其與帙中所同者，王恬、王珣、王凝之、王徽之、王允之，並奏入秘閣。梁武帝尤好圖書，搜訪天下，大有所獲。以舊裝堅強，字有損壞。天監中，敕朱異、徐僧權、唐懷允、姚懷珍、沈熾文等拆而裝之，更加題檢。二王書大凡七十八帙七百六十七卷，並珊瑚軸織成帙，金題玉變。侯景篡逆，緘在書府。平侯景後，五僧辨搜括，並送江陵。承聖末，魏師襲荊州，城陷，元帝將降。其夜，乃集古今圖書十四萬卷，並大小二王跡，遣後閣舍人高善寶焚之。吳越寶劍，並將作斫柱，乃歎曰：「蕭世誠遂至於此，文武之道，今夜窮乎！」曆代秘寶，並為煨燼矣。周將於謹、普六、茹忠等，並摭拾遺逸，凡四十卷，將歸長安。大業末，煬帝幸江都，秘府圖書，多將行從，中道船沒，大半淪棄，其閑得存，所餘無幾。弒逆這後，並歸宇文化及，至遼城，為竇建德所破，並皆亡失。留東都者，後入王充，棄平，始歸天府。貞觀十三年，敕購求右軍書，並貴價酬值，四方妙跡，靡不畢至。敕起居郎褚遂良、校書郎王知敬等，於玄武「玄」字原書避清康熙帝名諱刻作「元」，今回改。門西長波門外料簡，內出右軍書，共相忝校，令典儀王行真裝之。梁朝舊裝紙見在者，但裁翦而已。右軍書大凡二千二百九十紙，裝為十三帙一百二十八卷：真書五十紙，一帙八卷，隨木長短為度；行書二百四十紙，四帙四十卷，四尺為度；草書二千紙，八帙八十卷，以一丈二尺為度。並金婁雜寶裝軸織成帙，其書每縫皆用小印印之，其文曰：「貞觀」，大令書不之購也，天府之內僅有存焉。古之名書，曆代帝王，莫不珍寶。齊宋以前，大有散失，及梁武帝鳩集所獲，尚不可勝數，並珊瑚軸織成帙，金題玉變。二王書大凡一萬五千紙，元帝狂悖，焚燒將盡。文皇帝盡價購求，天下畢至。大王真書唯得五十紙，行書二百四十紙，草書二十紙，並以金寶裝飾。今天府所有，真書不滿十紙，行書數十紙，草書數百紙，共有二百一十八卷。小王四十卷，張芝一卷，張昶一卷，並檀軸錦標而已。既所不尚，散在人閑，或有進獻，多推於翰林雜書中，玉石混居，薰蕕同器。然書跡不易得，寶之如玉，棄之如土。豈徒書也？人亦如之。用行舍藏言行之閑，不可玷缺，亦猶蘭桂雖在幽隱，

不以無人而不芳也。往在翰林中，見古鍾二枚，高二尺，圍尺餘，上有古人三百許字，紀夏禹功績，字皆紫磨金鈿，光彩射人，似大篆而神彩驚人。非其時，不敢聞奏，棄於泥土中，與瓦礫同也。然濫吹之事，其來久矣。且如張翼及僧惠式效右軍，時人不能辨。近有釋智永，臨寫草帖，幾欲亂真。至如宋朝，多學大令，其康昕、王僧虔、薄紹之、羊欣等，欲混其臭味，是以二王書中，多有偽跡。好事所蓄，尤宜精審。倘所寶同平燕石，翻為有識所嗤也。乾元三年五月日錄。

玉堂禁經

夫人工書，須從師授，必先識勢，乃可加功。功勢既明，則務（闕二字）遲澀分矣無係拘跗，拘跗既亡，求諸變態之旨，在於奮研之理。資於異狀，異狀之變，無溺荒僻，荒僻去矣。務於神彩，神彩之至，幾於元微，則宕逸無方矣。設乃一向規矩，隨基工拙，以追肥瘦之體，疏密齊平之狀。過乃戒之於速，留乃畏之於遲，進退生疑，否臧不決。運用迷於筆前，震動惑於手下，若此欲速造元微，未之有也。今論點畫偏傍，用筆向背，皆宗鍾元常、王逸少，兼遞代傳變，各有所由，備其軌範，並列條貫。

書議

昔仲尼修書，始自堯舜，堯舜王天下，煥乎基有文章，文章發揮，書道尚矣。夏殷之世，能者挺生，秦漢之閑，諸體聞出。元猷冥運，妙用天資。追虛捕微，鬼神不容其潛匿；感通應變，言象不測其存亡。奇寶盈乎東山，明珠溢乎南海。其道有貴而稱聖，其跡有秘而莫傳，理不可盡之於詞，妙不可窮之於筆，非夫通元達微，何可至於此乎？乃不朽之盛事，故敘而論之。夫草樹各務生氣，不自埋沒，況禽獸乎？況人倫乎！猛獸鷙鳥，神彩各異書道法此。其古文篆籀，時罕行用者，皆闕而不議。議者真正蒿槁草之閑，或麟鳳羽毛龜龍介甲亦無所不錄其有名跡俱顯者一十九人，列之於後。

書估

有好事公子，頻紆雅顧，問及自古名書，頗為定其差等，曰可謂知書矣。夫丹素異好，愛惡罕同，若鑒不圓通，則各守封軌。是以世議紛揉，何不制其品格，豁彼疑心哉？且曰公子貴斯道也，感之乃為其估，貴賤既辨，優劣了然。固取世人易解，遂以王羲之為標準，如大王草書字值，一百五十字乃敵一行行書，三行行書敵一行真正，偏帖則爾，至今如樂毅黃庭畫讚累表告誓等，但得成篇，則為國定寶，不可計以字數。或千或萬惟

鑒別之精也，他皆仿此。近日有鍾尚書紹京，亦為好事，不惜大費，破產求書，計用數百萬貫錢，唯市得右軍行書五紙，不能致真書一字，崔張之跡，固乃寂然，唯天府之內僅有存焉。如小王書，所貴合作者，若槁行之閑，有興合者，則逸氣蓋世，千古獨立，家尊才可為其弟子爾。子敬年十五六時，嚐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真體。今窮偽略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槁行之閑，於往法固殊，大人宜改體。」逸少笑而不答，及其業成之後，神用獨超，天姿特秀，流傳簡易，誌在驚奇，峻嶮高深，起自此子。然時有敗累，不顧疵瑕，故減於右軍行書之價，可謂子為神俊，父得靈和，父子真行，固為百代之楷法。然文質相沿，立其三古，貴賤殊品，置其五等。三古者，篆籀為上古，鍾張為中古，羲為下古。上古但有其真，中古乃曠世奇跡，可貴可重，有購求者，宜懸之千金。或時不尚書，薰蕕同器，假如委之衢路，猶可字償千金。其杜度崔瑗，可與伯英價等，然誌乃尤古，力變漸大，唯妍媚，不逮於張芝。衛瓘可與張為兄弟，索靖則雄逸過之，且以右軍真書妙極，又人閑切須，是以價齊中古，古遠稀世。非無降差，崔張玉也，逸少金也。大賈則貴其玉，小商則重其金膚淺之人，多任真耳。但知以王書為最，真草一概，略無差殊，豈悟右軍之書，自有五等。

書斷評

蓋一味之嗜，五味不同，殊音之發，契物斯失，方類相襲，且或如彼。況書之臧否，情之愛惡，無偏乎？若毫釐較量，誰驗準的？推其大率，可以言詮。觀昔賢之評書，或有不當。王僧虔云：「亡從祖中書令，筆力過子敬者，君子周而不比，乃有黨乎？」梁武帝云：「鍾繇書法十有二卷，世之書者，多師二王。」元帝逸跡，曾不睥睨，競巧趨精細，殆同神機。逸少至於學鍾勢巧，及其獨運，意疏字緩，譬猶楚音夏習，不能無楚。子敬之不逮真，亦劣章草。然觀其行草之會，則神勇蓋世，況之於父，猶擬抗行。比之鍾張，雖勍敵，仍有擒猛之勢。夫天下之能事，悉難就也，假如效蕭子雲書，雖則童孺，但至效數日，見者無不云學蕭書。欲窺鍾公，其牆數仞，罕得其門者。小王則若驚風拔樹，大力移山，其欲效之，立見僵仆，可知而不可得也。然小王嘗與謝安書，意必珍錄，乃題後答之，亦以為恨。或云：「安問子敬：『君書何如家君？』答云：『固當不同。』安云：『外論殊不爾。』又云：『人那得知？此乃短謝公也。』」羊欣云：「張字形不及古，自然不如小王。」虞龢云：「古質而今妍，數之常；愛妍而薄質，人之情。」鍾張方之二王，可謂古矣，豈得無妍質之殊？父子之間，又為今古，子敬窮其妍妙，固其宜也。並以小王居勝，達人通論，不其然乎！羊欣云：「右軍古今莫二。」虞龢云：「獻之始學父書，正體乃不相似，至於筆絕章草，殊相擬類，筆跡流澤，婉轉妍媚，乃欲過之。」 王僧虔云：「獻之骨勢不及父，媚越過之。」蕭子良云：「崔張以來，歸美於

逸少，僕不見前古人之跡，計亦無過之。」孫過庭云：「元常專工於隸書，伯英猶精於草體，彼之二美，而羲獻兼之，並有得也。」夫椎輪為大輅之始，以椎輪之樸，不如大輅之華。蓋以拙勝工，豈以文勝質？若謂文勝質，諸子不逮周孔，復何疑哉？或以法可傳，則輪扁不能授之於子，是知一致而百慮，異軌而同奔。鍾張雖草創稱能，二王乃差池稱妙，若以居先則勝，鍾張亦有所師，固不可文質先後而求之。蓋一以貫之求其合，天下之達道也。雖則齊聖躋神，妙各有最。若真書古雅，道合神明，則元常第一；若真行妍美，粉黛無施，則逸少第一；若章草古逸，極致高深，則伯度第一；若章則勁骨，天縱草則，變化無方，則伯英第一。其間備精諸體，唯獨右軍，次至大令。然子敬可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逸少可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然此五賢，各能盡心而躋於聖，或有侮毀，亦猶日月之蝕，無損於明。白雲在天，瞻望悠邈，固同為終古獨絕，百世之模楷，高步於人倫之表，棲遲於墨妙之門，不可以規矩其形，律呂其度。鵬搏龍躍，絕跡霄漢，所謂得玄珠於赤水矣。其或繼書者，雖百世可知，然史籀、李斯，即字書累棄之祖，其所制作，並神妙至極，蓋無等夷。八分書則伯喈制勝，出世獨立，誰敢比肩？至如崔及小張韋衛皇索等，雖則同品，不居其最，並不備載較量。然各峻彼雲峰，增其海派，使後世資瞻仰而露潤焉。趙壹有貶草之論，仍笑重張芝書為秘實者。

嗟夫！道不同，不相為謀，夫藝之在已，如木之加實，草之增葉。繪以眾色為章，食以五味而美，亦猶八卦成列，八音克諧。聾瞽之人，不知其謂，若知其故，耳想心識，自該通審其不知，則聾瞽者耳。庾尚書以臧否相推，而列九品，升阮研與衛瓘、索靖、韋誕、皇象、鍾會同居第三等，此若棠，杜之樹，植橘柚之林。又抑薄紹之與齊高帝，等三十人同為第七等，亦猶屈鹽梅之量，處掾屬之伍。李夫人以程邈居第一品，且書傳所載，程創為隸法，其於工拙，蔑爾無聞，遺跡又無，何以知其品第？又云梁氏石書，雅敬於韋蔡，以梁比蔡，豈不懸絕？又張昶伯英之弟，妙於草隸八分，混兄之書，故謂之亞聖。衛恒兼精體勢，時人云得伯英之骨，並居第四，仍與漢王同流。又黜桓玄、謝安、蕭子雲、釋智永、陸柬之等與王知敬同居第五等，若此數子，豈與埒能？嗜好不同，又加之以言，況可盡之於剛柔，消息貴乎適宜，形象無常，不可典要，固難平也。蕭子雲言俗作二王論草隸法，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又云：「頃得書意轉深，點畫之間，所言不得盡其妙者，事事皆然。」誠哉是言也，藝成而下，德成而上。然書之為用，施於竹帛，千載不朽，亦猶愈沒沒而無聞哉。萬事無情，勝寄在我，苟視跡而合趣，或循幹而得人，雖身沈而名飛，冀托之以神契，每見片善，何慶如之。

懷瓘恨不果遊目天府，備觀名跡，徒勤勞乎其所未聞，祈求乎其所未見。今錄所聞見，粗如前列，學慚於博，識不迨能，繕奇纘異，多所未盡。且如抱絕俗之才，孤秀之質，

不容於世，或復何恨？故孔子曰：「博學深謀而不遇者眾矣。何獨丘哉？」然識貴行藏，行忌明潔，至人晦跡，其可盡知。開元甲子歲，廣陵臥疾，始焉草創。其觸類生變，萬物為象，庶乎《周易》之體也。其一字褒貶，微言勸戒，竊乎《春秋》之意也。其不虛美，不隱惡，近乎馬遷之書也。冀其眾美，以成一家之言，雖知不知為上，然獨善之與兼濟，取捨其為孰多？童蒙有求，思盈半矣。且二王既沒，書或在茲，語曰：「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何必備能，而後為評。歲涒丁卯，薦筆削焉。

書斷論

夫卦象所以陰騭其理，文字所以宣載其能。卦則渾天地之窈冥，秘鬼神之變化，文能以發揮其道，幽讚其功。是知卦象者，文字之祖，萬物之根。眾學分鑣，馳騖不息，或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也。固須原心反本，無漫學焉。今欲稽其濫觴，不可遵諸子之非，棄聖人之是。先賢說文字所起，與八卦同作。又云八卦非伏羲自重。夫《易》者，太古之書，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彌綸乎天地，錯綜乎四時，究極人神，盛德大業也。子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蓋欲討論根源，悉其枝派。自仲尼沒而微言絕，諸儒之說，是或不經，左邱明恥之，愧無獨斷之明，以釋天下之惑。孔安國雲，宓羲造書契代結繩，非也。厥初生人，君道尚矣，應而不求，為而不恃，執大象也。迨乎伏羲氏作，始定人道，辨乎臣子，伏而化之，結繩而治。孔子曰，三皇伯世，葉神無文，洛乙紀命，頡字胥合。又班固雲，庖犧繼天而王，為百王先，並是也。《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作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蓋取諸離」，離者麗也。日月麗乎天，百欲草木麗乎地，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戰天下。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理，蓋取諸此也。庖犧神農氏沒，軒轅氏作，始造圖書禮樂度數甲子律曆。自開闢之事，皆先聖傳流於口，黃帝已後，紀錄言之無幾，故《春秋》、《國語》，唯發明五帝。太史公敘黃帝、顓頊以下事，孔子撰書，始自堯舜，尚年月闕然。詩人所述，起乎虞氏，其可知也。巢燧之時，淳一無教，故言上古昔者，俱是伏羲神農之時，言後世聖人者，即黃帝堯舜之際。《易》曰：「上古結繩以理，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此猶太陽一照，眾星沒矣。《史記》及《漢書》皆云，文王重八卦為六十四卦，又《帝王世紀及》孫盧等以為神農、夏禹重之，並非也。

夫八卦雖理象已備，尚隱神功，引而伸之，始通變吉凶，成其妙用，觸類而長，天下之能事畢矣。故《易》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伏羲自重之驗也。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

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二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六位而成章。」又伏羲自重之驗也。若以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謂伏羲，即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謂誰矣？則知伏羲自重八卦，不造書契，煥乎可明，不至疑惑也。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之九疇」。馬融、王肅、姚信等並雲，得河圖而作《易》，禮含文嘉曰，伏羲則龜書，乃作八卦，並乘流而逝，不討其源，滋誤後生，深可歎息。去聖久矣，百家眾言，自古非一。正史之書，不經宣尼筆削，則未可全是，況儒者臆說耶。悠悠萬載式，是非互起，一犬吠形，百犬吠聲，一人措虛，百人傳實。按龍圖出河，龜書出洛，今或云法龍圖而作卦，或云則龜書而畫之，假欲遵之，何者為是？案《左傳》，庖犧氏有龍瑞，以龍紀官，非得八卦。八卦若先列於河圖，又文王等重之，則伏羲何功於《易》也？又夫子不言因圖而畫卦，自黃帝堯舜及周公攝政時，皆得圖書，河以通乾出天包，積以流川吐地符，是知有聖人膺運，則河洛出圖書，何必八卦九疇。九疇者，天始錫禹。而黃帝已獲洛書。《易》曰蓍龜神物，聖人則之，然伏羲豈則蓍龜而作《易》？言聖人者，通謂後世，易經三古，不獨指伏羲也。夫蓍龜者，或悔吝有憂虞之象，或得失有吉凶之徵，或否泰有陰陽之辭，或剛柔有變通之理。若河圖洛書者，或天地彝倫之法，或帝王興亡之數，或山川品物之制，或治化合神之符，故聖人則之而已。孔子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是也。故知文字之作，確乎權輿十體，相沿互明創革，萬事皆始自微，漸至於昭著春秋則寒暑之濫觴。爻畫則文字之兆聯，其十體內或先有萌牙，今取其昭彰者為始祖。夫道之將興，自然元應，前聖後聖，合矩同規，雖千萬年，至理斯會，天或垂範，或授聖哲，必然而出，不在考其甲之與乙耶。按道家相傳，則有天皇地人皇之書，各數百言，其文猶在。像如答印，而不傳其音指；審爾，則八卦未為雲孫矣，況古文乎！且戎狄異音各貌，會於文字，其指不殊。禽獸之情，悉應若是，觀其趣向，不遠於人，其有知方來，辨音節，非智能而及，復何所學哉？則知凡庶之流，有如草木鳥獸之類，或蘊文章。又霹靂之下，乃時有字，或賜貺之瑞，往往銘題，以古書考之，皆可識也。夫豈學之於人乎？又詳釋典，或沙劫已前，或他方怪俗，雲為事況，典即意無殊。是知天之妙道，施於萬類一也，但所感有淺深耳。豈必在乎羲軒周孔捋釋老之教乎，況論篆籀將草隸之後先乎？縷而分之則如彼，總而言之其若此乎！

六體書論

臣聞形見曰象，書者法象也。心不能妙探於物，墨不能曲盡於心，慮以圖之，勢以生之，氣以和之，神以肅之，合而栽成，隨變所適。法本無體，貴乎會通，觀彼遺蹤，悉其微旨。雖寂寥千載，若面奉徽音，其趣之幽深，情之比興，可以默識，不可言宣。亦猶冥

密，鬼神有矣，不可見而以知，啟其玄關「玄」字原書避清康熙帝名諱刻作「元」，今回改。，會其至理，即與大道不殊。夫經是聖文，尚傳而不秘；書是妙跡，乃秘而不傳。存歿光榮，難以過此，誡不朽之盛事。

大篆者，史特務造也。廣乎古文，法於鳥跡，若鸞鳳奮翼，虯龍掉尾。或花萼相承，或柯葉敷暢，勁直如矢，宛曲若弓，銛利精徹，同乎神化。史籀是其祖，李斯蔡邕為其嗣。

小篆者，李斯造也。或鏤織屈盤，或懸針狀貌，鱗羽參差而互進，珪璧錯落以爭明，其勢飛騰，其形端嚴。李斯是祖，曹喜蔡邕為嗣。

八分者，王次仲造也。點畫發動，體骨雄異，作威投戟，騰氣揚波，貴逸尚奇，探靈索妙。可謂蔡邕為祖，張昶皇象為子，鍾繇索靖為孫。

隸書者，程邈造也。字皆真正，曰真書，大率真書如立，行書如行，草書如走，其於學趣，蓋有殊焉。夫學草行，分不一二，天下老幼，悉習真書，而罕能至，其最難也。鍾繇法於大篆，措思神妙，得其古風，亦有不足，傷於疏瘦。王羲之比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於增損則骨肉相稱，潤色則婉態妍華，是乃過也。王獻之遠減於父鋒芒，往往直筆而已。鋒芒者，若犀象之有牙角；婉態者，若蛟龍之盤遊。夫物負陰而抱陽，書亦外柔而內剛，緩則乍纖急則若滅，修短相異，岩穀相傾，險不至崩，跌不至失，此其大略也。可謂元常為兄，逸少為弟，子敬為息。

行書者，劉德昇造也。不真不草，是曰行書。晨雞踉蹌而將飛，暮雅聯翩而欲下，貴其家承躡不絕，氣候通流，逸少則動合規儀，調諧金石，天姿神縱，無以寄辭。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糅，便者則為，神會之間，其鋒不可當也。宏逸道健，過於家尊，可謂子敬為孟，逸少為仲，元常為季。

草書者，張芝造也。草乃文字之末，而伯英創意，庶乎文字之先，其功鄰乎篆籀，探於萬象，取其元精，至於形似，最為近也。字勢生動，宛若天然，實得造化之姿，神變無極。然草法貴在簡易，而此公傷於太簡也。逸少雖損益合宜，其於風骨精熟，去之尚遠。伯英是其祖，逸少是其父，子敬是其子。若乃無所不通，獨質天巧，耀今抗古，百代流行，則逸少居最。

所以然者，古質今文，世賤質而貴文，文則易俗，合於情深，識者必考之古，乃先其質

而後其文。質者如經，文者如緯，若鍾張為枝幹，二王為華葉。美則美矣，如彼桃李；戛兮鏗兮，合乎宮徵。磊落昆山之石，嵯峨碧海之波，奔則激電飛空，頓則懸流注壑。雖貫珠之一一，亦行雁之聯聯，求之於希微，見之於無物。或儼兮其容，或敦兮若樸，或煥兮若冰之將釋，然後為得矣。故學真者不可不兼鍾，學草者不可不兼張，此皆書之骨也。如不參二字之法，欲求於妙，不亦難乎！若有能越諸家之法度，草隸之規模，獨照靈襟，超然物表，學乎造化，創開規矩。不然，不可不兼於鍾張也。蓋無斷之明，則可詢於眾議，舍短從長，固鮮有敗。書亦探諸家之美，況不遵其祖先乎？

臣數封龍顏，承聖旨修書，擬教皇子小學，亦在幼年，又承諸王學書，不習古本，今不遇古，理在不疑，如學文章，只讀今人篇什，不涉經籍，豈成偉器？又如不知東都，惟須指示洛陽之道，日行遠近，隨其筋力，若令蹇者引去，自然不越其前。亦猶局驥子於櫪中，閉鴛雛於籠下，而望其遼遠，實謂難乎！若使其出龍去櫪，刷勁翮，整蘭筋，垂長風，躡修路。可以摩霄逐日，豈惟千里萬里哉？如人面不同，性分各異，書道雖一，各有所便，順其情則業成，達其衷則功棄，豈得成大名者哉？夫得射法者，箭則中物而深入，為勢有餘矣。不得法者，箭乃掉而近，物且不中，入固不深，為勢已盡矣。然執筆亦有法，若執筆淺而堅，掣打勁利，掣三寸而一寸著紙，勢有餘矣。若執筆深而束，牽三寸而一寸著紙，勢，已盡矣。其故何也？筆在指端則掌虛，運動適意，騰躍頓挫，生氣在焉。筆居半則掌實，如樞不轉，制豈自由？轉能旋回，乃成棱角，筆既死矣，寧望字之生動？獻之年甫五歲，羲之奇其把筆，乃潛自後掣之不脫，幼得蹟法，此蓋生而知之。是故學必有成則無體，欲探其奧，先識其門，有知其門，不知其奧，未有不得其法，而得其能。夫好事之人，廣求名書，以教其子，察其所入，便遣習之。亦如商人，以停百貨，色目既眾，必有善於人者，所貴多本，本立道生，貧者諮嗟，必不能遂。伏惟陛下有萬國之富，而固庶人之貧，天府妙書，實惜何用？若恐損汙真跡，捐本亦可師樸，寸有所長，自古大有佳手，各稟異氣，亦可參詳。信願每季之間一兩度，悉召諸王，遍示古跡，商榷諸家工拙，必大間悟心靈，習其所便，從此豹變，冰寒於水，昔有誠信，況復天人神縱者哉，豈可許鍾張二王，獨高於往日也？且一食之美，惟飽其日，儻一觀而悟，則潤於終身。夫主人示書，調之設賓，縱一聽鈞天之樂，睹明月之珠，竟何益於人也？若順其性，得其法，則何攻不克，何業不成？侍書之人，惟宜指陳妙理，亦如侍講，敷演聖旨。

當今大化滂流，四表無事，士無棄置，官盡材能。臣及弟懷環，叨同供奉，臣謹進懷環書大小篆及八分，臣書真行草，合成六體。自書契之作，三千餘年，子孫支分，優劣懸隔。今考其神妙，舍彼繁蕪，當道要書，用此六體，當道要字，行此千文，比而睹之，

見其始未，探質哲之深旨，知變化之所由。臣敢罄庸愚，謹獻書論。

古賢能書錄

我唐四聖，高祖神堯皇帝、太宗文武聖皇帝、高宗天皇大聖皇帝，鴻猷大業，列乎冊書，多才能事，俯同人境。翰墨之妙，資以神功，開草隸之規模，變張王之今古，盡善盡美，無得而稱。今天子神武聰明，制同造化，筆精墨妙，思極天人。或頌德銘勳，函耀金石，或恩崇惠縟，載錫侯王。赫矣光華，懸諸日月，然猶進而不已，惟奧惟元。非區區小臣，所敢揚述。

評書藥石論

臣聞率土作貢，任其所有；率身事主，罄其所能。心存口忠，無所避就。況今蕩然不諱，忠臣義士，鹹肆其辯，可謂開大通之道。陛下變以臣知於書也，論於書道，是臣之職，知而不說，用臣何為？臣之所言，不敢不盡。假如欲學文章，必先覽經籍子史，其上才者，深酌古人之意，不錄其言。故陸士衡云：「或襲故而彌新，美其語新而意古。其中才者，采連文雨字，配言以成章，將為故實，有所典據。其下才者，模榻舊文，回頭易尾，或有相呈新制，見模榻之文，為之愧赧。其無才而好上者，但寫之而已。」書道亦然。臣雖不工書，頗知其道。聖人不凝滯於物，萬法無定，殊途同歸，神智無方而妙有，用得其法而不著，至於無法，可謂得矣。何必鍾王張索，而是規模，道本自然，誰其限約？亦猶大海，知者隨性分而挹之。先哲有云：言相攻失，以崇於德，故上下無所不通。若麵是腹非，護左忌右，則匿惡之名，尋聲而至。夫馬筋多肉少為上，肉多筋少為下，書亦如之。今之書人，或得肉多筋少之法，薰蕕同器，十年不分，寧知不有藏其知能，混其體法，雷同賞遇，或使之然。至如馬之群行，驥子不出其外，列施銜策，方知逸足。含識之物，皆欲骨肉相稱，神貌洽然。若筋骨不任其脂肉者，在馬為駑駘，在人為肉疾，在書為墨豬。推其病狀，未即已也，非醫緩不能為之。惟題署及八分，則肥密可也，自此之外，皆宜蕭散，瓷其運動，然能之至難，鑒之不易。精察之者，必若庖丁解牛，目無全形，折枝分理。其有一點一畫，意態縱橫，偃亞中間，綽有餘裕。結字峻秀，類於生動，幽若深遠，煥若神明，以不測為量者，書之妙也，是曰無病，勤而行之益佳。其有方闊齊平，支體肥腯，布置逼仄，有所不容，棱角且形，況複無像，神貌昏懵，氣候蔑然，以濃墨為華者，書之困也，是曰病甚，稍須毒藥以攻之。

古文篆籀，書之祖也，都無角節，將古合道，理亦可明。蓋欲方而有規，圖不失矩，亦

猶人之指腕，促則如指之拳，賒則如腕之屈，理須裹之以皮肉，若露筋骨，是乃病也，豈曰壯哉？書亦須用圓轉，順其天理，若輒成棱角，是乃病也，豈曰力哉？夫良工理材，斤斧無跡，才子敘事，潛刃共間。書能入流，含於和氣，宛與理會，曲若天成，刻角耀鋒，無利除害，萬事拙者易，能者難，童蒙書有棱角，豈謂能也？共人相知，若始疏而終密者，則大同；始密而終疏者，則大異。故小人甘以壞，君子淡以成，耀俗之書，甘而易入，乍觀肥滿，則悅心開目，亦猶鄭聲之在聽也。又若臣之事主，獻小利，敘小能，則非大材，於理無用。謟諛者必有順情之說，忠讜者必有逆耳之言，雖知其忠而不親者，以忤其意也；雖知其謟而不忍疏者，以會於情也。惟明王聖主，則能覆思審察，勉循古言，親近忠良，增益明靈，是以遠大無以淺近取。棱角者，也之弊薄也；脂肉者，書之滓穢也。

婆斯疾弊，須防良醫，自非滌蕩心胸，除其煩憤。古人妙跡，用思沈鬱，自非冥搜，不可而見。固大巧若拙，明道若昧，泛覽則混於愚智，研味則駭於心神。百靈儼其如前，萬像森其在矚，雷電興滅，光陰斜紛。考無說而究情，察無形而得相，隨變恍惚，窮深杳冥，金山玉林，殷於其內，何奇不有，何怪不儲？無物之象，藏之於密，靜而求之或存，躁而索之或失。雖明目諦察而不見，長策審逼而不知，豈徒倒薙懸針，偃波垂露而已哉？是知之也。蘧粗以言詮而假諡說，若精以心了，則無寄詞，心之通微，貫之而已。其得這者，心手相應，如輪扁之斲輪，固言說所不能。是以鍾張二王，亦無言說。雞鶴常鳥，知夜知晨，則眾禽莫之能及，非蘊他智，所稟性也。臣之愚性，或有近於雞鶴乎？昔文武皇帝好書，有詔特賞虞世南，時又有歐陽詢、褚遂良、陸柬之等，或逸氣遒拔，或雅度溫良，柔和則綽約呈姿，剛節則鑒繩執操，揚聲騰氣，四子而已。雖人已潛靈，而書方曜跡，考能錄異，頓越數朝，是知君臣之間，榮辱相及也。帝者務尊賢貴道，亦有邀虛譽以自飾，聲實相半，足稱賢君，知道味者，樂在其中矣，如不知者妨於觀賞，百未減一，但不能割其少分耳。厭飫生前之樂，辜負身後之名，使達人君子議之，豈不惑哉？且堯舜之至德，不被於今時，聞者欣而戴之。桀紂之君毒，不流於今日，聞者怒而怨之。名固不可不存，德固不可不立，當今聖化洋溢，四海晏然，俗且還淳，書未返樸。今之書者，背古名跡，豈有同乎？視昔觀今，足為龜鏡，可以目擊。夫物芸芸，各歸其根，複本之謂也。書複於本，上則法於自然，次則歸乎篆籀，又其次者，師於鍾王。夫學鍾王，尚不繼虞褚，況冗冗者哉。自草隸之作，《書斷》詳矣。從宋齊已後，陵夷至於梁陳，執綱者失之於上，據耳者惑之於下，肥鈍之弊，於斯為甚。

貞觀之際，崛然又興，亦至於今，則脂肉棱角，兼有相沿，千載書之。季葉亦謂澆漓之極，物極則返，陰極則陽，必俟聖人，以通其變。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或可應。

庸夫儕賢哲之功，道或可行；明主納芻蕘之議，皆謂昨於時也。陛下宏至聖德，講論六藝，邁蹤上古，化行堯舜之風，書盛漢魏之日。臣願天下之事，悉欲盡美盡善，寧以書道，獨能謝於前代乎？然大道不足崇，若忽之，則工拙之一也；若存之，亦當年妙有。固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伏願下明敕以召之，必草澤蒙庶，涓涓之流成河海，菱艾之蔭為蘭杜，豈非盛事，豈不美矣！往者屈也，來者伸也。不爾，非今之體，悉不敢來；或有過之人，亦不敢進。夫風者聲也，風以動之，聲以化之，固天下之風，一人之化。若不誨示，已謂得其元珠，瓦釜鍾鳴，布鼓雷吼，至若曲情顧旨，必無過患，臣深知之，不忍為也。誌士含忠抱義，百煉不銷，人皆有死，無所追悔。貞觀之時，文臣無限，蹇蹇者魏徵，文皇重之，良史書之，後代美之。夫簡兵則觸目而是，擇將則萬不得一，固與眾同者俗物，與眾異者奇才，書亦如然。為將之明，必不披圖講法，明在臨敵制勝。為書之妙，必不憑文按本，妙在變無方，皆能遇事從宜，決之於度內者也。且軍之興亡，由將之明暗；人之成敗，惟師之賢愚。智不居心，則不知道；不知道，則無以訓人。師之與將，人之耳目，耳目不明，其可知也。是以君子慎其所從，白沙在泥，與之同墨；狂者東走，逐者非一；京邑翼翼，四方取則；俗風且行，舉國相斃；迷遊忘返，深浪何歸？仁覆子育，豈不顧念？

伏願天醫降藥，醒晤昏沉，導彼迷津，歸其正道。弊風一變，古法恒流，神而化之，默而通之，反掌而盛行之。別是（疑）冀夫天府之內，有聖朝妙書宛然，得千百數載已前氣象，比肩鍾王，列美竹帛，微臣所願足矣，陛下之能事畢矣。古人有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雖陳愚見，寧望可（闕一字）非臣所知，事出聖斷，人皆欲順已，不欲從人者，情也。惟明者能以理割人，且聲利之大端，貴師所共有。其生也，風猷可嘉當代擅美；其功也，徽烈可紀，身後垂名。亦人情之何遠，語曰：「以心聞不容針。」臣謂此言之良者，理國其道一也。有一善，身之榮；有一惡，身之恥。恐後代議今之書，雖不足累於明時，終非有益。昔伊尹以再飪幹主，意不專乎食；臣以小學諷君，疲乏豈止乎書？臣伏岩藪久，無榮望幹預求進，亦非公卿薦聞。陛下天聽低回，勞羅草澤，選材於棄木，擢臣於翰林，是策勵駑駘，敢不竭力？兢惶疑命，恐塵天聽之明，鴻飛冥冥，無患飲啄。譬如為樹，置之於野，則繁柯茂葉，蓋其所蔭；取之於材，則梁棟輪轅，適時為用。臣違親事主，移孝於忠，忠不竭誠，孝可知矣。侍奉日近，輒有評論，隱而不言，臣之罪也。言而不隱，於犯天威，冀增涓塵，無可顧念，不能隨眾碌碌，辜負國恩。人皆取容，寧履危懼行於正道忘生，區區之心，願垂聖察，不勝愚直之至！故獻《評書藥石論》云。

書斷讚・倉頡古文讚

邈邈倉公，軒轅之始。創制文字，代彼繩理。粲若星辰，鬱為綱紀。千齡萬類，如掌斯視。生人盛德，莫斯之美。神章靈篇，自茲而起。

書斷讚・史籀大篆讚

古文元允，太史神書。千類萬象，或龍或魚。何詞不錄，何物不儲？懌思通理，從心所如。如彼江海，大波洪濤。如彼音樂，干戚羽旄。

書斷讚・史籀籀文讚

體象卓然，殊今異古。落落珠玉，飄飄纓組。倉頡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稱書，遺跡石鼓。

書斷讚・李斯小篆讚

李君創法，神慮精微。鐵為肢體，虯作驂騑。江海淼漫，山嶽巍巍。長風萬里，鸞鳳於飛。

書斷讚・王次仲八分讚

仙客遺範，靈姿秀出。奮研揚波，金相玉質。龍騰虎踞兮勢非一，交戰橫戈兮氣雄逸，楷之為妙兮備華實。

書斷讚・程邈隸書讚

隸合文質，程君是先。乃備風雅，如聆管弦。長毫秋勁，素體霜妍。摧鋒劍折，落點星懸。乍發紅焰，旋凝紫煙。金芝瓊草，萬世方傳。

書斷讚・史遊章草讚

史遊制草，始務急就。婉若回鸞，攖如舞袖。遲回縑簡，勢欲飛透。敷華垂實，尺牘尤奇。並功惜日，學者為宜。

書斷讚・劉德昇行書讚

非草非真，發揮柔翰。星劍光芒，雲虹照爛。鸞鶴嬋娟，風行雨散。劉子濫觴，鍾胡彌漫。

書斷讚・蔡伯喈飛白讚

妙哉飛白，祖自八分。有美君子，潤色斯文。絲縈箭激，電繞雪霧。淺如流霧，濃若屯雲。舉眾仙之奕奕，舞群鶴之紛紛。誰其覃思？於戲蔡君。

書斷讚・張伯英草書讚

草法簡略，省繁錄微。譯言宣事，如矢應機。霆不暇發，電不及飛。徵士已沒，道愈光輝。明神在享，其靈有歆。斯藝漫流，終古無絕。

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

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